# 幸福踩着鼓点来

## ——邹承富与会昌踩鼓的四十载坚守

□赖加福

好赞！赣州人 人物专栏

“咕咚、咕咚、咕咚……”邹承富他带领的会昌踩鼓队手脚并用，动作娴熟齐整，或双手击鼓，或抬脚，或在鼓面滑动，动听的音乐从灵活自如的手脚间淌出来，像风一般从远处的树林飘过来。踩鼓这门古老的技艺，在古典与现代曲目的融合中重新焕发光彩，令观众大开眼界，拍手叫好。这是最近会昌县庄口镇龙化村开展重阳敬老活动的现场。邹承富带领会昌踩鼓队，开展非遗项目进社区表演活动。

鼓声落下，邹承富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珠，笑着说：“只要走得动，这鼓点就不会停下来。”从19岁拿起唢呐谋生，走上学习民间乐器之路，到如今成为会昌踩鼓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他用四十余年坚守，把一门濒临失传的鼓艺，踩成了乡亲们口中的“幸福调”，也踩出一份独属于自己的鼓艺人生。



邹承富（左三）在进行会昌踩鼓表演。 黄振荣 摄

### 学艺，不仅是谋生，更是热爱

1979年，邹承富从会昌县中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。家里人多田少，日子紧巴，他不想守着几亩薄田过活，也放不下从小就令他痴迷的音乐。这天，村里有户人家女儿出嫁办喜事，唢呐声回荡在村庄上空，这响亮悦耳的乐曲声突然让他心中一动：“就学这个！”农村人喜欢热闹，每逢红白喜事，都有请民间乐队助兴的习俗。吹鼓手们按照东家约定的日子，来喜事现场演奏节目，临走时都能得到一个红包。有了这份酬劳，就不愁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了。邹承富鼓起勇气，找到乐队团长邹广东，说出自己的心愿。对方见他长得眉清目秀，文化基础较好，当即收下了他。那一年，邹承富19岁。

凭着一股灵气与热爱，邹承富从学吹唢呐入手，正式进入民间乐队演奏行业。可吹唢呐远非想象中那般轻松。夏天天气热，吹上一个多小时，弄得人头晕目眩，几次差点栽倒在地；寒冬腊月，嘴唇刚含住铜质号嘴，就会感觉一股冰冷的寒意袭入体内。嘴唇在寒风里越吹越干燥，往往还会渗出血丝。年轻的邹承富肚子里憋着一股子狠劲：“自己选的路，再苦再难都得坚持走下去。”为了练出一口气，吃稳“吹手”这碗饭，邹承富每天天不亮就跑到后山，对着山谷练习。直到身上的力气耗尽，双腿发软才肯回家休息。渐渐地，邹承富练得肺活量越来越大了，胸中似乎蕴藏着连绵不绝的气，不论是长音还是短调，急促还是浑厚的曲子，他都能应付自如。吹完唢呐，他继而又迷上了弹抚琴、拉二胡等乐器。还是骨子里的那股韧性，让他日复一日地勤学苦练。琴弦将手指勒出血痕，磨出厚茧，而他的技术也在时光的推移中，慢慢变得老练和成熟起来。跟着乐队辗转红白喜事现场，邹承富一干就是6年。妻子几次摸着他手上的老茧，心疼地问他：“搞乐器不比种田轻松吧？”他只憨笑：“只要每天能吹唢呐、拉二胡，日子累是累点，但心里是快乐的。”

### 守艺：再高的山，我也要爬上去

可真正让他“陷进去”的，还是会昌踩鼓。这种在邹承富的家乡——会昌县麻州镇东红村流传近千年的鼓艺，过去常在寺庙仪式中用来寄托人们驱灾避祸、祈求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。但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，踩鼓技艺几近失传。一次在寺庙的仪式上，邹承富见识了曾宪波的踩鼓表演。

鼓点像一阵阵清风，拂过他的心田，荡起一圈圈美妙的涟漪。他当即走到师傅跟前，诚恳地说：“我要学踩鼓。”曾宪波望着他眼眸中闪烁的坚定亮光，虽然知道他肯吃苦，但还是不无担心，缓缓伸出5根手指：“至少五年苦功，你能吃得下吗？”性格倔强的邹承富毫不犹豫地点头。他没想到，这一学，竟像爬一座没有顶的山一样。

为了练手法，邹承富先是用稻草绑在五尺凳板上，用树枝削了根木棒当鼓槌，每天在板凳上击打鼓槌。一年下来，不知打烂多少捆稻草，打断了多少根鼓槌。练到一定程度，花钱买来真鼓练，前前后后又打烂了一百多面鼓。最难的不是日复一日枯燥地重复练习，而是由于之前在乐队学过吹打，旧有的板拍节奏已经在头脑中根深蒂固，一时半会很难扭转这个习惯。师傅常摇着头说：“补烂衫，还不如新做一件。”改旧习难，买鼓也不便宜——在当时买一面鼓，普通的也要一百多块钱。妻子没有因为他学艺花钱而责怪他，但是会心疼他因为练得太累、太苦了，体重一年瘦了六七公斤，总是劝他：“学不好踩鼓，咱就吹唢呐、拉二胡。照样可以混口饭吃。”不知有多少个夜晚，邹承富都在反问自己，难道自己真的要半途而废吗？当初他可是答应了师傅要坚持下去。他的脑海中，浮现出师傅满头白发、面容苍老的身影。不，我不能放弃，我若放弃了，这门鼓艺就有可能失传。邹承富不再动摇：“再高的山，我也要一点一点爬上去。”

学艺之路没有捷径，邹承富比之前更刻苦训练了。白天跟着师傅学，晚上为了不吵到邻居，独自躲进后山树林里练，常常一练就到鸡鸣时分。陪伴他的，有时候是一弯新月，有时候是一簇金银花香。就连晚上睡觉躺在床上，他都在苦思冥想，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纠正板拍旧习。练习踩鼓动作单一枯燥，日复一日需要忍受的艰辛，旁人是很难理解的，但他心中始终燃烧着一团火，那就是对踩鼓的热爱，对音乐的痴迷。一年读鼓序，二年记锣口，五年才上场。等到第六年，邹承富手上功夫已练得娴熟，手脚的动作融为一体，达到心到、意到、手脚自然配合的程度。师傅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，对他说：“你可以上台正式表演了。”灿烂的阳光从山外倾泻下来，照在邹承富那张被阳光晒得黝黑的脸上，他咧嘴笑了。

过去，踩鼓只用于寺庙的传统仪式，受众面小。邹承富又动起了脑筋：“如果把踩鼓与二胡、唢呐、扬琴等乐器融合，带到喜事现场去表演，不就会有更多人听到它美妙的声音了吗？”就这样，原本只在寺庙传统仪式中演奏的乐器，变成了喜庆场合的主角，悄悄在婚嫁、寿宴、节庆等场合响起。会昌踩鼓这一古老的技艺，第一次从寺庙走到民间烟火中。

### 演艺：幸福踩着鼓点来

2026年5月1日这天，邹承富又接到了演出的邀请，走进会昌珠兰乡下照村欧屋祠堂娶亲现场。邹承富选定位置，将一面鼓放下，其余的人依次排开。他首先用手击鼓，示意演奏开始。二胡、扬琴、唢呐等其他乐器，则根据鼓点的提示相互配合，演奏出各种不同风格的曲目。

当日，演奏的是经典曲目《千秋岁》。只见邹承富赤着脚，手脚配合，双手击鼓时，发出“咚咚”响声；左脚抬起点踩鼓面时，则又发出“咕咚、咕咚”声；脚沿鼓面中心轻滑游动，则发出“咕……咕”长声……鼓声如雷鸣、如鸟啼、如泉流，变幻莫测，跌宕起伏。从“三火爆”开始，到“三大挑”“一小挑”结束，历时一个半小时的表演，就是一次会昌踩鼓演奏技艺的完整展示。而此刻的邹承富，脸色安详沉静，完全沉浸在踩鼓的旋律中。演出时，四五个孩子一直围观，听得入迷。演出结束后，现场的一位六十多岁的大爷，特意过来倒茶、递烟，拉着邹承富的手说：“农村办喜事，有你们这帮吹鼓手才热闹。”一席话，让邹承富心里一暖。他突然明白，自己的鼓艺人生，不只是给喜事添热闹，更是在传承一种老手艺，弘扬一种传统文化。那鼓点早已落进乡村的土壤，悄悄生根、开花。

这些年来，妻子一直是邹承富最坚实的后盾。农忙时她一人包揽田地，让他安心外出演出；深夜他练鼓归来，总有热饭热菜等着。几个孩子从小听着鼓声长大，虽然没有一个继承父业，但都理解支持他。如今，邹承富生活安稳，家庭和睦，已带出十几个徒弟，其中最小的徒弟才16岁。2013年8月，邹承富正在县城老朱家的乔迁宴现场演出，会昌县非遗办负责人打电话来告诉他，会昌踩鼓被列入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好消息传来，当时53岁的他喜极而泣：“原来，幸福就是一辈子做好一件事！”平常滴酒不沾的他，破天荒喝了两瓶啤酒，回到家就醉倒在院子里，嘴里还在哼唱着。

一堂脚鼓伴终生。四十余年来，邹承富从未离开过钟爱的踩鼓事业。每当有喜庆活动时，他便携带踩鼓前往，“咕咚，咕咚”，手脚并用下的鼓点铿锵有力，如同岁月发出深情的回响。不远处，一株金银花伫立在田间地头，默默吐着芳香。鼓声渐远，那香气却像从岁月里飘来，久久不散。

点评

## 一双脚踩出非遗的新路

□黄文生

邹承富的可贵，在于他把一门濒临失传的鼓艺，从谋生的手艺变成了毕生的事业。19岁学吹喇叭，为的是一份红包酬劳；五年苦练踩鼓，为的是一句“不能半途而废”的承诺。四十余年间，他打烂一百多面鼓、瘦了六七公斤、手指磨出厚茧，却始终没有停下鼓槌。这份坚守，早已超越了谋生层面，升华为对传统技艺的敬畏与热爱。

更难得的是他的“破圈”意识。踩鼓原本只用于寺庙仪式，受众面窄，他却主动将其与二胡、唢呐、扬琴等融合，带到婚嫁、寿宴、节庆等现场，让古老技艺走进“民间烟火”。这不是简单的形式创新，而是一种清醒的传承自觉——技艺若只供于庙堂，终将随时代凋零；唯有走进人群里、响在喜事中，技艺才能真正活下来。

邹承富用一双赤脚、一副鼓槌，踩出了乡亲口中的“幸福调”，也踩出了一条非遗传承的实在路径：守得住寂寞，才守得住技艺；走得进烟火，才传得下文化。

世相放谈

# 包拯的意义

□李伟明

说到中国的清官，名气最大者莫过于包拯。历史上的包拯，确实是大清官，当然，许多民间流传的故事未必发生在他身上，那是文艺作品的演绎。在没有新闻传播渠道的古代，一个人的知名度，主要靠文艺的力量。因为“入戏”的机会太多，包拯便成了清官廉吏的代名词。

《续资治通鉴》第六十卷载，北宋嘉祐七年（1062年）五月庚午（二十四日），枢密副使、给事中包拯去世，赠礼部尚书，谥孝肃。随后，书中给了一段点评：“拯性峭直，立朝刚毅，人以其笑为黄河清。知开封府时，京师为之语曰：‘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。’然奏议平允，常恶俗吏苛刻，务为敦厚，虽甚疾恶，未尝不推以忠恕。平居无私书，故人亲党有干请，一皆绝之。居家俭约，衣服器用饮食，虽贵如布衣时。”

从这寥寥百言中可以看出包拯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从外表看，他不苟言笑，为人严肃，果然是舞台上那种让人望而生畏的黑脸形象。当时的人觉得，要看到他的笑容，相当于要看到黄河变清。他在开封府任主官时，以清正廉明著称，所以百姓们认为，办事没有后台、打通不了关系不要紧，地下有阎罗王、地上有包老爷主持公道。包拯任职开封府的时间其实不长，不过一年半而已，但论政绩，庸官们混一辈子也没法和他这一年半相比。

那么，包拯是不是为人刻板、冷漠无情之辈呢？非也。他上书言事力求公道，非常讨厌俗吏们的苛刻，以敦厚的态度处理政务。对坏人虽然疾恶如仇，但并非心狠手辣之辈，骨子里崇尚的是忠恕宽厚。他对公与私的边界感很强，从不向人打招呼请托，也不接受亲朋的请托。在生活上，包拯虽然成了朝廷高级官员，但衣食住行和当年做平民百姓时没什么区别。

和某些高官不同，包拯是个实诚人，一点也不懂得圆滑处事。欧阳修曾经批评他“素少学问，朝廷事体，或有不思”。这事发生在嘉祐四年（1059年）。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因为低价收购监督管理对象、土豪刘保衡的房产，被御史中丞包拯弹劾而免官，朝廷任命端明殿学士宋祁接任三司使。没过几天，包拯又继续弹劾宋祁，使其被罢免。随后，朝廷就让包拯代理三司使之职。对此，翰林学士欧阳修认为包拯做事欠考虑，哪能把别人弄下去，自己取而代之，应该坚决推辞这一任命。欧阳修把这事称为“蹊田夺牛”——因牛踩踏了田而夺了人家的牛。迫于舆论压力，包拯只好待在家里回避任命，但宋仁宗不同意。过了很久，包拯才出来任职。（参见《续资治通鉴》第五十七卷）

用现在的思维来看，包拯接任三司使，当然也没什么错。只要觉得自己适合，“当仁不让”有何不可？但包拯毕竟生活在宋代，得按那时的规矩来办。所以，欧阳修的批评，也有他的道理。这事虽然让包拯尴尬了一回，但我们相信包拯并无私心，不至于影响他的总体评价。

相比于舞台上的艺术形象，《续资治通鉴》勾勒的包拯这几个特点，更真实可感，具有现实意义。

今天的官员，清正廉明应当成为底色。公道、廉洁、实干，这些要素一件也不能少，否则就谈不上优秀。领导是手持勺子分汤的人，如果存有私心，厚此薄彼，大家肯定有意见。领导是掌握公权力的人，如果利用职务便利把东西都往自己家里搬，大家当然不支持。领导是带领大家干活的人，如果整天空喊口号，从不见行动，让大家一年到头徒劳无功，大家无疑要反对。所以，像包拯这样，处事公道，自身干净，又能实干，无论时空如何转换，这些品质都不过时。

做人要实诚，做官尤其需要实诚。不可否认，官场常有不老实的人吃得开的现象，但这绝非群众所愿。热衷于做虚功的官场老油子，虽然个人可能得了实惠，但社会口碑好不了，哪怕官当得再大，也别指望别人像对待包拯那样发自内心地敬重他。《续资治通鉴》第六十八卷载，北宋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，吐蕃青唐部族首领俞龙珂在秦州边官王韶的劝说下，率领部属十二万人归附宋朝。俞龙珂向朝廷提了个要求：平生听说包拯是朝廷忠臣，恳请赐自己姓包。宋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，赐俞龙珂姓包，名顺（包顺家族此后为北宋守卫西北地区作出了积极贡献）。俞龙珂不提要求跟皇帝姓赵，而宁愿姓包，这就是人格的魅力：包拯的影响力太大，连素未谋面的少数民族人士都如此敬仰。

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包拯其实是个外冷内热、有温度的人。当领导的人，如果和蔼可亲，心地善良，有原则有底线，当然是最受欢迎的了。如果由于性格使然，亲和力不够，那么在内心做一个坚守正义、与人为善的热心肠也是挺好的。尤其是执纪执法者，容易被人贴上刻板、刻薄的标签。我们当然要避免成为这样的人。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，执纪执法需要有霹雳手段，但同时必须具备菩萨心肠；如果没有菩萨心肠，就不要用霹雳手段。执纪执法的目的应该是治病救人，绝非借机整人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在哪个岗位，都要光明磊落，关心他人。就像包拯那样，疾恶如仇但心怀敦厚。

包拯虽然是千年前的人物，他所处的时代虽然完全有别于现代，但他的意义并不过时，可学，有用，恒久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科学锻炼身体
培养健康生活方式



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 赣州市文明办 赣州市融媒体中心 宣